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二

樂記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惟樂不可以為僞

此承上觀德而言樂之所本也觀樂之所以知德者

蓋以人心之德實出於性乃性之端緒也所作之樂實章乎德乃德之英華也金石絲竹雖德性之所寓而實不過樂之器也詩以言其志歌以詠其聲舞以動其容此三者皆本於心然後有金石絲竹以飾其聲干戚羽旄以飾其容而樂器從之是故情之深者文必明氣之盛者化必神惟和順積於中而後英華發於外則樂之不可以為偽也審矣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

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極幽而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民之道樂為大焉

此言樂舞之理有關於世道之大也文采樂之威儀也往進也亂如云關雎之亂謂終也歸舞畢而退就位也拔如拔來報往之拔謂疾也聽審也樂者生於

人心之感物而動也發於氣而有聲是樂之象也播於器而有文采節奏是聲之飾也君子平心以動其本和聲以樂其象然後備物以治其飾是故樂將作必先擊鼓以動衆聽舞將作必先三舉步以示方法一節終則再擊鼓以明其進既進而又終則復擊鐃以謹其退惟情餘於文故奮疾而不拔惟情見乎文故極幽而不隱以之為已則獨樂其志而不厭其道以之為人則備舉其道而不私其欲是故其始也情

見而義立則作樂之體豫矣其既也樂終而德尊則
敎人之用彰矣君子以感發其善良小人以省觀其
邪慝故古語所云生民之道樂為大者蓋以是焉陳
氏澔曰此章特通論樂與舞之理如此耳諸家皆以
為論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為十一年
觀兵十三年伐紂其誤久矣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
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此言禮樂所主之義也自由也樂也者至愛從心而出其道主於施也禮也者品節稱情而立其道主於報也樂以樂其所自生禮以反其所自始是非徒外之文也章著其在內之德故樂以象之報答其情而反其始故禮以則之也案樂所自生反所自始即孟子所謂禮樂之實事親從兄是也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

也

此言天子待諸侯之禮也車服器物用各有等所謂大輅者或金象或革木乃天子之車也畫龍於旂以象變化九旒以象陽數乃天子之旌也龜以青黑為緣飾者乃天子之寶龜也然車旂守龜有功德者皆得受賜又從之以牛羊之羣則天子所以贈諸侯也

案此節舊即以為禮報之事實與上下文不相聯屬蓋錯簡也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此言禮樂之定體而因及其用之大也樂也者以和為主乃情之得正而不可變者也禮也者以序為主乃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也樂統同以合其情禮辨異以明其分是故人情有同有異而禮樂之說實管攝乎人情而莫能外矣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偽禮之經也禮樂偩天地

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
父子君臣之節
此由禮樂之本體而推功效以明制作之妙也領猶
依象也降下也興猶出也凝成也精粗萬物大小也
領猶理治也樂唯為情之不可變故窮其本而知其
變使反異以歸同者乃大樂自然之情也禮唯為理
之不可易故著其誠而去其偽使釋回而增美者乃
大禮當然之經也由是觀之禮樂有以倣象乎天地

之情通達乎神明之德用之於祭則能降興上下之神而正其萬物大小之體理治父子君臣之節所謂禮樂之管乎人情者如此朱子曰禮之誠便是樂之本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為昭焉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萌達羽翼奮角觡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胎生者不殰而卵生者不殈則樂之道歸焉耳

此言聖人以禮樂贊化育也煦烝也嫗育也屈生曰
區角無䚡曰觡觡謂角外皮之滑澤者處暗而忽明
曰昭幾死而復生曰蘇卵生曰嫗伏胎生曰孕鬻禮
樂之為道不惟管人情而已聖人在天子之位而為
大人其舉用禮樂則以序召序以和召和將天地化
育之功無不為之昭著焉天陽地陰訢合相得天以
氣煦物而職覆地以形嫗物而主育然後植物各遂
其生而草木暢茂區萌條達動物各遂其生而羽翼

奮飛角觡生長蟄蟲昭蘇羽者體伏而生子毛者妊孕而鬻子胎生者不至於殰敗卵生者不至於殈裂皆大人作樂以導和之所致也則其功惟樂之道歸焉耳一說爲昭者言其理察乎上下也天地訢合以下則是至和之感而萬物育焉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

宗廟之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此言禮樂有本而尤為君子所當務也揚鉞也有司如周禮司几筵司尊彝籩人豆人之屬北面位之卑也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為主故兼用殷禮也禮樂之道昭宣化育誠以樂主於和非謂黃鍾大呂弦歌之聲干揚之舞而已也此聲與容特樂

之末節故童者舞之禮主於敬非謂鋪設筵席陳薦尊俎列供籩豆以升降為禮而已也此器與文特禮之末節故有司掌之樂師但能辨曉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但能辨曉乎宗廟詔相之禮故後於尸商祝但能辨曉乎死喪擯相之禮故後於主人葢德成者兼乎藝而居上藝成者不必有德而居下行成者兼乎事而居先事成者不必有行而居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本末具舉乃可以制作禮

樂以示天下也案此又申言樂有本原而不在乎聲容之迹前既以明聖之沿革明之此復以德藝之貴賤證之也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

發也

此言古樂之所發而并及其功效也文侯名斯端冕端衣元裳而加冕也旅羣列貌會合也守相守而未作也拊即相也以韋為表裝之以糠亦鼓類也以其輔相於樂故又謂之相鼓聲為陽故謂之文鐃聲為陰故謂之武亂者卒章之節訊亦治也雅即柷也魏

文侯嘗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心厭之而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心好之而不知倦敢問古樂

之所以如彼何也新樂之所以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其舞則旅進旅退而不雜其聲則和正以廣而不姦舉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而不紊方樂之始奏則擊鼓舞之將終則擊鐃樂之亂則治以相舞之疾則治以柷故其一終也有義理事實以貫乎其中君子於是講論善道即於是稱說古人以之自治則脩身而次及於家推之則有以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於外者也周子曰古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

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澹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澹且和焉澹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此言今樂之異於古樂也俯曲也優謂俳優雜戲二人侏儒人之短小者獶獼猴也子夏言今夫新樂則不然進俯退俯容之陋也姦聲滌濫溺而不及聲之淫也甚而至於俳優侏儒狀若獼猴間雜於子女之中而絶不知有父子之禮矣故作樂雖終既無義理而不足以講論又無事實而不足以道古此新樂之發於外者也案樂分今古兩言發者由其根本異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

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俾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此之謂也

此言樂與音有異而先明古樂所由作也當謂不失

其序祥亦妖也大當謂大化均調也小為紀大為綱俾詩作比俾于至于也施延也子夏言古樂新樂所發之異如此今君之所問者雖樂也而所好者則音也夫樂之與音相近而實有不同文侯曰敢問其所以不同者何如子夏對曰古者聖人在位和氣交通天地順而四時各當民有德而五穀咸昌疾疢妖祥泯而不作此之謂大當而禮教可興然後作為父子君臣之禮以為人道之紀綱紀綱既正則親疎有序

尊卑有等而天下大定天下大定而樂教可行然後正六律以和五聲理弦歌以播詩頌凡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此之謂德音夫唯德音斯謂之古樂所以與音相近而不同也大雅皇矣之詩云王季有莫然清靜之德而發為莫然清靜之音蓋其為德也克明乎理而又能類推其餘克長乎人而又能君臨其衆以之王此大邦則克順而有以和其民克比而有以親其民至於文王其生安之德靡有所悔是以

既受上帝之福祉而更施及於孫子焉詩之所云即此德音之謂也案引詩借證德音二字本不甚切於樂而必盡其詞者勉君故也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此言新樂所由起也趨數迫促而疾速也子夏言古

樂之原於德音如彼今君之所好者其淫溺之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所從出也子夏對曰如鄭音之好濫由其志之淫宋音之燕女由其志之溺衛音之趨數由其志之煩齊音之敖辟由其志之驕四者雖有淺深然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屏而弗用也陸氏佃曰前言所好者音今乃言所好其溺音乎是引其君有漸也蓋詞不迫而意已篤至古之人多如此

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此言古樂為用之大而人君當慎其好惡也誘詩作牖子夏言溺音既不用於祭祀則所用者必正聲也周頌有瞽之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所謂肅者言其音之肅然而敬也所謂雍者言其音之雍然而和也夫敬以和則體信達順而何事不可行哉故為

人君者於音樂之為淫為正亦惟謹其好惡焉而已矣君好之臣即效而為之上行之民即率而從之其感應之速如大雅板之詩所云誘民孔易者正此謂也案敬以和者禮樂一原故也上行下效乃移風易俗之機故好惡不可以不慎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

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此言聖人能謹其好惡以作樂而用無不宜也鞉如鼓而小與鼗同椌柷楬敔也壎六孔燒土為之篪截竹為之干盾戚斧也旄旄牛尾狄翟雉羽也子夏言唯聖人有見於德音之當好溺音之當惡於是作為革音之鞉鼓木音之椌楬土音之壎竹音之篪此六者音皆質素與德相稱乃古者德音之音也然後越之金石為鐘磬播之匏絲為竽瑟以和之武用干戚

文用旄狄以舞之如此則聲容兼備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也所以奏之燕饗而獻酬酳酢明足以交於人也所以行之朝廷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也所以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案樂以鐘磬為紀綱以琴瑟笙竽為音奏其鞉鼓椌楬則所以節樂壎篪亦竽笙簫管之次而此乃特表六器以為德音之音者蓋先質後文樂而有節之意此所以樂至而禮亦至也

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此言聽樂之道也號號令也橫充滿也聲磬之磬當

作磬言其聲磬磬然也廉廉隅也濫者擥聚之義畜聚之臣謂節用愛人容民畜衆者非謂聚斂之臣也讙讙囂也子夏言古樂之足以感人也久矣聽之而恐臥者亦未有得於心耳是故鐘聲鏗以遠達而立號號令嚴斯氣盛而可以立橫橫斯奮發而可以立武故君子聽鐘聲則思得武臣石聲磬以堅確而立辨辨義斯決以致死故君子聽磬聲則思得死封疆之臣絲聲哀以細密而立廉廉斯有分辨而可以立

志故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得志義之臣竹聲濫以繁雜而立會會斯廣有所及而可以聚衆故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得畜聚之臣鼓鼙之聲讙以振作而立動動斯勇往而可以進衆故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得將帥之臣然則君子之聽音固非特聽其鏗鏘而已彼亦必有所契合於心是以各致其思而不能已也案樂器之音所以昭德所以導和而子夏乃云然者蓋恐文侯湛於淫樂而忽封疆之憂惑於

聲色而忘文武之士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此言大武之樂而問其舞與聲之所由起也賓牟姓賈名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流連不絶之貌憲法也

賓牟賈蓋古之知樂者嘗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

而及樂曰夫武王大武之舞必先擊鼓而備戒之已久者何也賈對曰惟武王伐紂憂不得士心故先鼓戒士衆久而後出今舞者蓋象此也問備戒之餘歌者必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武王恐四方諸侯或心未必皆順而不及征伐之大事也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其太蚤何也對曰象及時成功而不容緩也問武舞者有時而坐招右列之人如左法而皆坐者何也對曰武王初得天下未敢寧居此

疑其本非武坐也案咏歎淫液非舞者自歌也葢堂下自舞而堂上歌以應之所謂歌言其志舞動其容故合之而當日之事可見也憲舊讀作軒言舞者之跪右足至地而左足軒仰也此左右即下文分左分右之謂恐非指左右兩足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此言商聲之誤其傳以明武王之心也商者西方殺伐之聲舊謂貪商者非是唯語辭萇弘周大夫孔子言武樂之聲有淫液而及於商調者何也賈對曰此決非武樂之音也問既非武音則是何音也對曰此由典樂之官失其傳故也若非有司之失而果係武音則是武王嗜殺而其志荒繆矣孔子因曰唯某所聞於萇弘者亦若吾子之言其言是也案聲淫及商謂歌奏之聲雜以商調也國語引武王牧野之事音

皆尚宫周官大祭祀之樂無商故賈以為有司失其傳也

賔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女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此言孔子因賈問而明武樂之義也上遲字待也亂樂之卒章也賔牟賈於是乎起避席而更請曰夫舞

之初備戒已久貫言之而夫子不以為非則既聞命矣敢問其終舞者若有所待而立於綴遲而又久者何也子曰居吾以語女夫樂者所以象成功也當將舞時總持干盾如山之嶷立此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乃大公之志也武舞將終左右皆坐而無事於武則周公召公之治也案武王之事詩所謂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者也大公之志詩所謂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者也賈雖知其意而未能指其實又疑左

右並坐之非故夫子復從初告之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此總言武舞之始終而申明遲久之意也成猶奏也每奏武曲一終為一成駟當作四一擊一刺為一伐

孔子言且夫武之舞也始而北出則備戒而總干山

立時也再成象克紂而滅商則發揚蹈厲時也三成象克商而南反四成象克商以後而於南方之國是為疆理五成而分為左右以象周召則武亂皆坐時也六成復於綴以象天子尊居則樂終而德尊而所謂遲之又久者在此時矣凡武樂之序如此自北出以後二人夾舞者振鐸為節而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以象威服中國也舞者分夾而進不復遲留以象功之蚤成也六成復綴而久立者則象武王之有文

德以待諸侯之自歸也案三成而南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此舞之所以有南籥詩之所以有周南召南也久立以待諸侯即書所謂垂拱而天下治者此正答遲久之問故下文復詳推之舊注以復綴久立與備戒已久為一事則無復倫次而語脈俱不可通矣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

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

此言武王崇聖賢厚臣民之事也反商即武成篇所謂反商政政由舊也投者舉而徙置之也商容商之賢臣行猶視也政即王制不從政之政孔子言且夫遲久之義有未易以一言盡者女獨未聞牧野以後記事之語乎武王既克殷反商政當其未及下車即

思所以備三恪者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即思所以存二代者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并積土而封王子比干之墓解釋箕子之囚使人廵求商容之所處而追復其位於庶民則弛息其征役於庶士則倍增其禄入凡恩之及於帝王臣庶者如此陳氏澔曰按宋在成王時此蓋因歷敘黄帝堯舜禹湯之次而類言之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此言武王偃武之事也載人曰乘載物曰服衅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凡載兵之法皆刃向外倒載者刃向國不與常同也名命也建讀為鍵籥牡也兵甲之衣曰櫜孔子言武王於是乎濟河而西歸於鎬京馬即

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即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則釁以血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干戈則倒載而包以虎皮將帥之士則使其有分土而為諸侯且命之曰自此其鍵兵櫜弓與民休息然後天下皆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案傳曰止戈為武武王以武定天下而克商之後即曠然偃武而不疑此周道所以比隆於堯舜也

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此言武王脩文之事也革甲鎧也裨衣袞之屬也孔子言武王偃武之後繼以脩文於是乎散放軍伍而習射於郊在左而射歌貍首以為節在右而射歌騶虞以為節而軍射之主於貫革者從此息也裨衣冠冕搢笏於帶而虎賁之士皆因之而說劍也不寧唯

是又崇祀文王於明堂而民乃知孝制為朝覲之禮而後諸侯知所以臣舉行耕籍之典而後諸侯知所以敬此三者乃天下之大教也案貫革之射息如言射不主皮矣大射三侯北面東上故貍首為左騶虞為右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此言養老之教而總結武舞所以遲久之意也酳食畢而以酒盪口也孔子言武王食三老五更於大學以天子之尊親為之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致其養為之戴冕而總干以致其樂此所以敬老而教諸侯之弟也惟武王當日崇聖賢厚臣民偃武事脩文教雍容詳盡若此故周道旁行而四達禮樂翔洽而交通蓋有以德服人而庶幾乎恭己無為之化者則夫武之遲而又久不亦宜乎合而觀之其始

也備戒之久以見聖人無尚武之心其終也立綴之久以見聖人唯德化之務其間所謂發揚蹈厲盛威中國者亦皆不俄頃而功成此所以商聲之淫必知其非武聲而左右皆坐正所以為武坐也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

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
易慢之心入之矣

此言禮樂之切於身心而不可斯須去也致者推而
極之之謂子諒韓詩外傳作慈良君子曰禮樂和序
之理有不可以斯須或去諸身者蓋樂由中出故致
樂以治心而一於和則易直子諒之心油然以生矣
易直子諒之心既生則善端充長而樂樂則心理相
浹而安安則自得之固而久久則無所勉强而天天

則不可思議而神惟其天故不言而自信惟其神故
不怒而自威所謂致樂以治心者也禮自外作故致
禮以治躬而密於節則自然莊敬莊敬則自然嚴威
若其心中有斯須之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乘而入
之矣外貌有斯須之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乘而入
之矣洵乎禮樂不可以斯須去也朱子曰心要平易
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
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

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惡雖非本有然心既為所奪而得以為主於内則非心而何

故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内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内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此推治心治躬之由而幷言其效也煇與輝同樂也

者乃由人心之和動於內而作者也禮也者乃由此理之順動於外而制者也致樂則極其和致禮則極其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顔色相感於一和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相感於一順而民不生易慢焉是故有得於樂則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有得於禮則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即舉此而措之天下吾知其無難矣案顔色發於心容貌形於身亦分承內外而言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此言禮樂有相濟之道也樂由中出而動於內禮自外作而動於外故禮者撙節退讓主於收斂而減殺樂者欣喜歡愛主於宣播而盈滿然禮雖主於減人

則當自勉强而以進為文樂雖主於盈人則當自抑止而以反為文蓋禮減而不進則威儀必至於銷鑠樂盈而不反則意氣必至於放縱故禮有以為減之報而樂有以為盈之反禮得其報則返諸心而樂樂得其反則循乎理而安禮之報樂之反二者相須總歸於無過不及其為當然之義一也程子曰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朱子曰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避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

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
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
得情性之正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
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
耐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
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
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

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言樂之因人心而作而有以正其性術也夫樂者乃生於情之所樂而人所不能免也人情有所樂必發於聲音而為詠歌形於動静而為舞蹈道固然也有聲音動静則性術感通之變盡見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不能不形於外形而不為道則不能無亂惟先王恥其亂也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迪之使

其聲足樂而不至於流放使其文足論而不至於怠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案其文足論即所謂可以語可以道古也蓋古人之為樂者必有事實而非虛詞故可以講論而知其意如孔子之說大武其一端也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此言樂之有益於倫理也一者心也樂因人心而作故足感乎人心而以和召和如君臣上下之貴於敬也長幼之貴於順也父子兄弟之貴於親也固也有

樂以在於宗廟之中而聽之者莫不和敬在於族長鄉里之中而聽之者莫不和順在於閨門之内而聽之者莫不和親則樂之為益遠矣故樂者必審情之一以定其和然後比物之殊以飾其節至於節奏之合若五色相間而成文則樂之和極矣所以合和父子君臣而倫紀脩明附親萬民而人心悅服也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案此言先王作樂達於鄉黨閭巷閨門此所以風移而俗易也關雎之詩用之鄉人

邦國亦是如此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此言詩樂之所關者大以申結上文之意也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兆域也舞者進退所至也立樂之方如此故聽其雅頌之聲有所感發而想慕則志意得

廣焉執其干戚以為容習其俯仰詘伸以為禮則容貌得莊焉依其綴兆之所定隨其節奏之所宜則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推其極而言之則樂之所關為至大乃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之所在而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案命注云教命紀是總要之名蓋天地之命即易所謂太和也性情得樂而後安故曰

中和之紀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

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此論樂而兼及禮以總結章首之意也禮有五軍居其一故以軍旅鈇鉞言禮儕類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而宣其豫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而建其威也故先王之喜怒必當理而各從其類焉惟非善不喜斯喜而天下和之惟非惡不怒斯怒而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禮樂其可謂至盛矣

方氏慤曰喜合乎樂則非作好也怒合乎禮則非作惡也五禮特言軍者對喜而言怒故也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寛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

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此言歌詩陳德之理而并推其應也師乙樂師名乙

四詩唯頌為正餘皆有正有變師乙所稱俱指正者

言之直已謂直而行之畧與率性相似人之氣禀不

同故德性亦異先王之世使各因其性之所近而歌

其所宜之詩所以保德也是以子貢見師乙而問焉

曰賜聞聲歌之意蘊與人之德性各有所宜如賜者

宜何所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知子所宜請

為誦述其所聞者而吾子自執焉可乎聞之寬大而
不妄動柔順而不詭隨者則宜歌頌廣大而不撓於
動疏通而不失之誣者則宜歌大雅恭儉而能好禮
者則宜歌小雅正直而安靜廉介而謙遜者則宜歌
風肆直而濟之以慈愛者則宜歌商溫良而濟之以
決斷者則宜歌齊夫歌者先直已以敷陳其德然後
以歌涵養而保全之至動已而有得於中則心和氣
順而天地應之而位四時得序而和星辰不忒而理

萬物各正而育皆有感通於一氣者蓋詩歌之為益如此案國風雅頌凡三言靜者非靜則不能涵泳而深造也動巳者天理流行之意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此申言商齊聲歌之益也商人疏謂宋人宋是商之

後保猶安也師乙言國風雅頌人皆知其所由作矣至若商者乃五帝所遺之聲也商人述而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乃三代所遺之聲也齊人述而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則是非立辨自能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則取與必明自能見利而讓夫臨事而屢斷乃勇之德也見利而讓乃義之德也勇與義雖我固有之然非歌其孰能保全乎此者案商齊之歌非徒濟其偏而已蓋皆因其德而成之肆直而能

慈愛則固有斷而不至傷物者溫良而能斷則固有讓而不至失已者歌足以保其久而不變所謂成於樂者是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此言歌之音節與其名義也倨方也舊注微曲者非

句微曲也子貢問樂題上事也師乙言歌之聲有斗然而升者則上如抗有頓然而落者則下如墜其轉音之清則曲如折其收音之静則止如槀本有安置整齊而方者則倨中矩有宛轉廻環而圓者則句中鉤其聲氣密聨而句字明潔則纍纍乎相續而端正如貫珠音節如此可謂妙矣抑又有其名義焉夫歌之為言長言之也原其初則心感於物而説故言之言不足以發其所説故長言之而歌於是乎作焉至

於長言之而又不足則形於聲與氣而嗟歎之嗟歎之而又不足則形於手之舞足之蹈而不知誰之所為矣凡此所聞詩歌之義如此案歌由心生至於手舞足蹈則舞之理亦有不外於是者此篇先儒或以為公孫尼子次撰其言樂也通天地貫人情辨政治前後互相發明而詞達理粹蓋孔門之遺書而非漢人所能及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三 四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錄監生臣羅翩遠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三

雜記上

雜者以所記為繁雜之禮也篇帙多故分上下方氏慤曰此篇雖以記喪為主而兼言三患五恥覲蜡取盗之類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其輤有裧緇布裳帷素錦以為屋

而行至於廟門不毁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為説於廟門外

此言諸侯死於外之禮也復招魂復魄也綏鄭注當為緌謂旌旗之旄輤者柩車上覆之飾裧者輤旁緣也廟門殯宫門也牆即裳帷狀如牆也諸侯在本國而薨則復者持褒衣冕服升於屋之東榮此常禮也如或以朝會之屬出行而死於主國所授之館舍則其呼復之禮亦如在於本國如死於道路則升其所

乘車左轂上執其綏以復之冀魂魄識此而還也其將殯之輤有裧以為邊緣下用緇色布為裳帷以圍棺又用素錦為小幄覆於棺上而後行行至於廟門不徹牆遂入而適殯宮正柩於兩楹之間唯輤則說於廟門外以其入自有宮室不必復用象宮室之輤也案升左轂亦象在家之升屋東榮也胡氏曰此復魂既在車當是執綏之綏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

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為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

此言大夫士死於外之禮也輲讀為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蓋合大木如輪以為運轉也舉謂手舉也大夫與士若死於道路則升其所乘車左邊轂上執其綏以復之如於主國所授之館舍而死則其復同於在家大夫以布為輤覆柩車而行行至於家而即說

輤但載以輇車而入廟至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於所殯之處士之輤則以葦席為屋以蒲席為裳帷禮從其質分卑故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子某死

此言臣訃告於君并為君訃告於隣國之禮也訃君稱凡者兼大夫士而言也某係臣名某之某是臣之

親屬死者君與夫人訃不稱薨而稱不禄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凶事不敢直達也凡臣死而訃於其君辭則曰君之臣某死其為臣之父母若妻若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薨而訃於他國之君則曰寡君不禄敢告於執事其為夫人則曰寡小君不禄若大子之喪則曰寡君之適子某死徐氏師曾曰不言敢告於執事者蒙上文也衆子庶子不訃賤也大夫訃於同國適者曰某不禄訃於士亦曰某不禄訃

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此言大夫喪訃告之禮也適讀曰敵謂爵相敵外私謂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使某之某使者名也大夫喪而訃於同國之適者則曰某不祿即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若訃於他國之君則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至訃於適者則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

某實其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禄使

某實方氏慤曰士曰不禄非士亦曰不禄者謙辭也

使某實謂以事實來告

士計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

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此言士喪計告之禮也士喪而計於同國大夫則曰

某死其計於士亦曰某死若計於他國之君則曰君

之外臣某死至訃於大夫則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孔氏疏曰士賤訃大夫士及他國皆云某死但於他君稱外臣於大夫士言外私耳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此言大夫士居君喪之禮也次喪次也公館公宮之舍也終喪禫也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為之故云倚

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為之塗以白土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於公館至終喪乃得還家士則不待終喪練而即歸蓋士亦有次於公館者當未練時大夫居於倚廬士則居於堊室案鄭注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朝廷之士亦居廬攷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其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正是如此

大夫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

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為大夫則為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為大夫者齒

此言大夫士喪服之所由異也身為大夫而為其父母兄弟之未為大夫而死者其喪服宜從士服以服生者之服嫌於臨之也身為士而為其父母兄弟之為大夫而死者其喪服亦宜從士服以服死者之服嫌於僭之也大夫之適子得服大夫之服重嫡子也

庶子雖為大夫可以為其父母服大夫之服然其行位之處猶與適子之未為大夫者相齒列嫡庶之分不以貴賤異也案儀禮喪服傳父之所降子不得不降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蓋大夫之子從父服是謂服大夫之服石梁王氏曰父母之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

士之子為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

則為之置後

此言子為大夫而其父為立主後之禮也士之子而為大夫則其父母不可以為喪主而使其子主之以其子是大夫之適子故得服大夫服而主其喪若無子則為之立後蓋立後即與大夫適子同而得行大夫之禮也案所以必為之置後者大夫得立三廟故不可以無後也石梁王氏曰此條最無義理充其說則子爵高父遂不得而子矣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此言大夫因葬卜筮之服也卜灼龜也宅葬地也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以三升半布為衰長六寸廣四寸就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者也蕤與緌同皮弁通乎上下乃天子視朝與諸侯大夫士視朔之服也史筮人也練冠縞也長衣制與深衣同而緣之以素也上占者卜龜之人下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大夫

將葬而卜其地與日有司之治事者衣則深衣而綴布衰於胷前帶則布帶而因喪服之繩屨冠則緇布冠而無下垂之緌以致飾其服蓋在吉凶之閒而卜龜之人則服視朔之皮弁為與神交故其服彌吉也如或用筮則筮史縞冠長衣以筮占者審卦爻之吉凶則用朝服蓋筮輕於卜故史服純凶而朝服亦稍降於皮弁也陸氏佃曰據士冠禮筮日有司如主人服即位於西方東面北上有司羣吏有事者也鄭氏

謂卜人誤矣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比言大夫喪柩車將行之序也薦進也馬駕遣車之馬也薦馬者三字疑衍出馬出廟門也包奠者包遣奠牲之下體以送死者也讀書者凡賵奠賻贈者之名物皆書於版至此時而讀之也大夫之喪當設遣奠時既進駕車之馬則車將行而親不留矣故孝子感此而哭踊及馬出廟門而駕車於外然後徹者入

包遣奠之牲而置遣車之上史則取賵奠之書讀於柩前既畢而柩乃行馬孔氏疏曰士喪禮薦馬凡有三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又薦馬明日將行遣奠時又薦馬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則為第三薦馬時也案士喪禮書賵於方厥明陳鼎徹者包牲取下體出主人之史請讀賵執筭從主人之柩東面讀書釋筭其大夫之禮俱無考記者記此蓋明同也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此言大夫喪相卜之人也相佐也命龜告以所卜也作龜謂揚火灼之以出兆也大夫之喪固有家臣以庀其役然力有不能盡具者不得不仰之於公於是乎有大宗人相其禮更有小宗人命龜有卜人作龜皆所以卹其私也孔氏疏云大夫謂卿大宗謂大宗伯小宗謂小宗伯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為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

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此言復衣之異而因及復人之位也褒衣始命為諸侯及朝覲時天子所褒賜之衣也冕服有五上公自衮冕而下五冕皆備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爵弁服服之次於冕服者夫人謂公侯伯之妻稅衣即褖衣色黑而緣以纁揄狄見

玉藻沙通作紗素紗即今之白絹也內子卿之適妻鞠衣始命為內子時所賜者故亦謂褒衣或曰褒衣加賜之衣在數之外者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禮周禮作展招魂復魄之禮用衣各有不同如諸侯則以天子褒賜之衣及五冕之服如其命數爵弁之服通於五等者諸侯之夫人則自税衣而上至於揄翟皆可用其揄翟與税衣皆用素紗為裏卿之適妻則用始命時所褒賜之鞠衣而亦以素紗為裏下大夫

之妻則用禮衣其他兼用之服則自内子以下皆如士妻之用稅衣至復之人數皆如命數而其序以西為上蓋北面則西在左左為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

紊於夫人言素沙為裏以明與諸侯之冕服襌袷異

大夫不揄絞屬於池下

此言大夫喪車之飾也揄謂揄翟也絞青黄繒也池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屬繫也將葬之車曰柳諸侯之柳車其池繫絞繒於下而畫翟雉若大夫雖

車上亦有池池上亦有揄絞但不得揄絞屬於池下
如人君之備儀而盡飾也案喪大記士亦有揄絞與
大夫同但不得屬於池下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
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此言孫祔於祖之禮也附讀為祔合祭也孫死應祔
祭於祖然孫為大夫可以祔於祖之為士者若孫為
士而祖為大夫惟得祔於祖之昆弟之為士者使又

無為士之昆弟則從其昭穆之序而祔於高祖之為士者雖孫死而王父母尚存無可以祔亦即祔於高祖也案此與喪服小記中一以上而祔畧同若高祖又為大夫則祔於高祖兄弟之為士者皆所謂從其昭穆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公子附於公子

此類言祔禮也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於婦為祖姑無妃謂妃尚在無妾祖姑或祖無妾或妾尚在也配謂并祭王母不配謂不祭王父也婦人之祔義當從夫夫祔於祖則婦祔於祖姑若祖姑尚在而無可祔則亦從其昭穆而祔於高祖之妃妾之祔義當避嫡祔於妾祖姑若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而祔於高祖之妾男子死而祔於王父則得配祭女子死而祔於王母則不得配祭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

於卑者不敢援尊也孫當祔祖公子之祖為君則公子不敢祔但祔於祖之兄弟為公子者蓋公子為諸侯之庶子庶不干嫡故不敢以戚君也應氏鏞曰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無之則越次而閒升桊男子死而祔於祖者其祝詞云以某妃配某氏若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祔於祖母不言以某妃配某氏也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此言太子初即位之禮也君之適長子君在則稱太子君薨未逾年太子雖已即位而號猶稱子若國中供待之禮則猶正君也黄氏乾行曰太子即位而稱子所以教孝諸臣待之如君所以教忠忠孝盡而人之大倫定矣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此言既練而遭大功之喪之禮也練冠練祭之冠也三年之喪期而服練冠已易麻絰為葛絰矣若遭大

功之喪則又當以麻絰易之唯杖與屨俱不易所以然者大功無杖又練與大功皆繩屨故無可易也案鄭氏注曰練除首絰要絰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練冠易麻乃互言之孔氏疏曰此特據降服大功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此言居父母喪而祔兄弟殤之禮也尚功衰謂未祥

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兄弟之殤謂小功兄弟童者未成人之稱陽童庶殤也庶殤祭於室之白處故稱陽童若宗子之殤祭於奥則稱陰童矣其甫字也人子居父母之喪尚服功衰而適當祔祭小功兄弟之殤則仍用練冠以祔而不改服此從殺之義於其祝也稱陽童其甫而不呼名蓋尊而神之此又從隆之義也呂氏大臨曰上言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為人後及適孫為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

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
年練冠中特為父母立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絰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絰也䟽者與主人皆成
之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此言兄弟聞訃奔喪之禮也要絰曰帶首絰曰絰帶
絰散垂大功以上之兄弟也䟽謂小功以下親謂大
功以上凡大功以上之兄弟異居而始聞喪者哀傷

情重不暇他言唯以哭對來訃之人可也其始服麻則散垂其帶與絰三日而後絞之若道路相近未服麻而即奔喪至在小歛之前猶及主人之未成絰也唯疏者當依主人成服之節而共成之親者必終其散麻帶絰之日數而後成服孔氏疏曰士喪禮三日絞垂此云始麻散帶絰是與居家同也又奔喪禮至即絞帶不散垂彼謂來遲此即來奔故至猶散麻以見尸柩故也

主妾之喪則自附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君不撫僕妾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先女君之黨服

此言處妾之喪與妾處人之喪之禮也主妾之妾即指攝女君而言自猶親也繼室之妾攝女君之事死而君主其喪則亦自主其祔此其隆於衆妾者也至於練與大祥之祭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得於正室又為君者於僕妾之死不撫其尸此其殺於正適

者也女君雖死妾猶為女君之黨服若攝女君則不復為先女君之黨服矣此又其隆於衆妾者也黄氏乾行曰唯其隆故雖無女君而内有主唯其殺故雖攝女君而分不踰所以家齊而國治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見喪者之鄉而哭適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此言處兄弟之喪之禮也疏謂小功緦麻也聞兄弟

之喪而奔者其為大功以上則見喪者之鄉而哭若
往兄弟而送葬者弗及其時遇主人葬畢而反於道
則必自至墓所而後反凡主兄弟之喪雖疏者亦必
為之虞祭案鄭注遂之於墓言骨肉之親不待主人
也疏亦虞之以喪事虞祔乃畢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
此言服中受弔之禮也言凡者五服皆然初喪而答
來拜之賓其哭而拜踊固矣即凡喪服將終而未畢

有始來弔者則主人亦必為位而哭拜踊以答賓蓋賓之哀方新則主之禮不忍殺也槩居喪者服以漸而吉故哀亦以漸而減至揆之仁孝之心則雖畢世而有不能恝然者是以弔賓一至而哀感即形但以為敬賓而然則亦淺之乎言禮矣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此言大夫弔同列與喪兄弟之禮也弁絰如爵弁而

素加以環絰弔服也私喪之葛卒哭以葛代麻也輕喪謂緦麻之服以大夫而往哭大夫首加弁絰大夫於未成服之時而與其殯事亦弁絰者所以厚同列也大夫有私喪而當既葛遭兄弟之輕喪其往而哭不用私喪之末服而用弔服之弁絰者所以厚同氣也案弁絰一而其用不一成服則錫衰而弁絰未成服則素裳而弁絰又禮大夫降旁親緦麻兄弟無服故以弔服之弁絰而往也

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此言為子若妻之喪之禮也其子長子之子位哭位也父為長子杖而長子又自有子雖祖不厭孫其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則不以杖即位避尊者也大夫之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有父以主其喪則子不杖不稽顙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子可以杖矣然亦不得稽顙其有稽顙者惟人以物來贈而拜謝之可也

粲夫為妻杖則其子不杖矣父為長子杖則其孫不杖矣喪無二主故也陸氏佃曰適子為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即位可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此言為舊君無服之禮也違去也之往而仕也反服為舊君服也臣於舊君有服齊衰三月之禮若已本為國君之臣今去而仕於他國之大夫則不反服嫌於為舊君褻也已本為大夫之臣今去而仕於他國

之諸侯則不反服嫌於為新君恥也案鄭注不反服者其君尊卑異也去諸侯仕諸侯去大夫仕大夫乃得為舊君服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四

雜記上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功以上散帶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

此言喪冠帶衰之制也屬猶著也右縫謂辟積向右也繰當為澡洗治也八十縷為一升十五升去其半

七升半也錫滑易貌冠制有纓有武吉冠纓武異材喪冠則通屈一條繩若布屬於冠以為武而垂下為纓所以别吉凶明吉冠不條屬也三年小祥之冠亦條屬而右其縫小功以下則縫向左服漸輕故也緦服又輕冠則以灰澡治之布為纓大功以上服重初死則散垂其麻帶至成服乃絞其緦服縷數如朝服十五升之細去其半而為緦若加灰澡治則更滑易即所謂弔服之錫衰也案大功以上散帶小功緦輕

初而絞之升者麻縷之數十五升千二百縷鄭注喪服云去其半而緦如絲是也陸氏佃曰朝服據布朞悲哀三年憂緦思而已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此言諸侯相襚之禮也後路貳車也冕服次冕也上公以鷩冕為次侯伯以毳冕為次子男以絺冕為次凡喪事衣服曰襚車馬曰賵但言相襚包賵在其中也先路正路也諸侯有相襚之禮其車服則以後路

與次冕而先路與褒衣皆不以襚鄭氏注曰不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為正也張子曰先路與褒衣受於天子故不以襚

遣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置於四隅載粻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此言遣奠之禮也遣車送葬載牲體之車也牢具所包牲牢之體一個為一具天子太牢包九個諸侯亦太牢包七個大夫亦太牢包五個天子之上士三命

少牢包三個輤車上覆飾也𦬇與幛同粻米糧也喪葬之用遣車其數多少一視其所包遣奠牲體之數車上以麤布爲輤四面皆有障蔽以隱翳牢肉入壙則以置於椁之四隅其於牲體外有載黍稷者有子以爲非禮也蓋死者不食糧故常時喪奠但用脯醢而已案既夕禮藏筲有黍稷麥者遣奠之外别有也遣奠用牲體是脯醢之義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此言喪祭車服之禮也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喪凶祭也虞以前爲凶祭端衰制如吉時元端而綴衰六寸於中故以端名衰喪車謂惡車也祭以追養而致其孝故祝詞稱孝子孝孫喪以送死而致其哀故祝詞稱哀子哀孫至孝子之所服有端衰所乘有惡車則自天子至士皆無等以父母之喪一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

此言冠飾之異也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緇布冠黑

布冠也冠以莊其首而緌又以致其飾若大白冠與
緇布之冠以無飾故皆不緌惟委武元縞而后有緌
此其異也案鄭注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
元元冠縞縞冠也或曰委委貌也委貌有元有素元
端之冠則元委貌其武則縞素端之冠則素委貌其
武則元此記所謂元蓋縞冠元武所謂縞蓋元冠縞
武也如是而後緌以飾之案委武元縞似是謂委貌
以元與縞爲武也疑或說得之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此言公私祭服之異也冕絺冕弁爵弁冠元冠也禮莫嚴於祭大夫則用絺冕助祭於公用爵弁祭於己之廟士則用爵弁助祭於公用元冠祭於己之廟然士昏禮有主人爵弁之文是士既弁而親迎然則士雖弁而祭於己之廟亦可也案冕弁之制皆如命數天子之卿六命諸侯之上大夫卿有三命再命之不

同故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下大夫一命則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與上士同若士之弁而親迎攝盛服爾士弁而祭於已緣類欲許之非也

暢臼以椈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此言臼杵枇畢之制也暢鬱鬯也椈柏也枇通作匕所以載牲體者畢狀如叉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擣鬱鬯者臼用椈杵用梧舉牲體者從鑊而升於

鼎從鼏而載於俎則有枇而用桑其長三尺或曰五尺及主人舉肉執事者助之舉則有畢而用桑長亦三尺而刋其柄與末案鬱鬯所以降神柏香桐潔於神為宜也枇畢俱以桑謂喪祭爾吉祭則棘木爲之刋畢之柄與末枇亦宜然

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此言襲衣大帶之制也率與繂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但襵帛邊而熨殺之不用箴功也尸襲以後所

用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則二采以飾之異於生也案吉時大帶皆用蔵功唯有朱綠元華而無五采鄭注謂襲事成於帶者小斂大斂衣數既多有絞不可加帶也

醴者稻醴也甕甒筲衡實見間而后折入重既虞而埋之

此言葬時藏物及葬後埋重之禮也甕甒皆瓦器筲竹器甕盛醯醢甒盛酒醴筲盛黍稷衡當為桁以木

為之所以庋甕甒之屬見閒謂見之外椁之内也折承席也亦木為之形如牀而無足重始死依神之主也送葬所藏之物有醴者乃稻米而為醴也又有甕有甒有筲而皆有桁以庋之葬則以實於見椁二者之閒然後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也當始死而有暫設之主以依神是之謂重至遣奠時重倚於祖廟門外之東既虞則就所倚處而埋之以虞則别作主無所用重也賈氏公彦曰見棺飾也飾則帷荒以帷荒

加於柩棺柩不復見惟見此帷荒故名帷荒為見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此就婦喪而言從夫之禮也婦人無專制故治其喪事皆從其夫之爵位以尊卑為等差也案婦人從夫禮之定體因此篇多言喪禮故鄭注郎以死事明之

小斂大斂啓皆辯拜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

此類記喪禮也門祖廟門右西邊也據車門內出故右在西遭喪者於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韜於棺啓殯以載其柩此皆喪事之變節而哀痛尤甚故賓客至不即拜必待事畢乃就堂下之位而徧拜以謝之殯宮設帷所以蔽柩孝子朝夕哭心欲見殯必褰舉其帷事畢仍施下之既葬而無柩神主祔廟又在於室而無事於堂則不復施帷君於臣喪若當柩已朝廟下堂載在柩車而后弔之君升自阼階位在車東

則主人在車西向東而拜就門右之位北面哭踊先出門以待拜送追君命之反還喪所而後設奠以告使知君之來弔也案禮凡小斂大斂及啓攢之時唯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士當事而大夫至則士亦為大夫出若他賓客則不止事事竟乃徧拜或謂載而后弔此在廟載柩車時奠謂反設祖奠也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一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此記子羔之襲而明其失禮也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以衣斂尸曰襲繭衣裳謂衣裳相連而綿纊著之稅黑衣也亦衣裳連纁絳色帛裳下緣曰袡婦服揞纁袡而言大夫襲五稱昔子羔之襲也則繭衣裳與稅衣纁袡為表而合為一素端則衣與裳皆素而為一皮弁則白布衣與素裳而為一爵弁則元衣纁裳而為一元冕亦元衣纁裳裳獨刺黼而為一甲者以甲服親身故始於繭衣裳而終於元冕然用纁袡則是

婦人之服矣故曾子譏之曰禮不襲婦服鄭氏注曰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其冠也曾子譏襲婦服而已元冕又大夫服未聞子羔曷為襲之

爲君使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此言君大夫士哭踊之節也公君也婦人居間者主

人踊婦人踊賓乃踊也踊數之多寡因乎貴賤以為節如公以五日而殯則七次踊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三也又明日四也其日小斂五也小斂之明日六也又明日大斂七也大夫三日而殯則五次踊始死一也明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三也其日小斂四也又明日大斂五也凡踊之時婦人居主與賓之間不先於男不後於賓士二日而殯則三次踊始死一也小斂二也大斂三也婦人之踊亦皆居主與

賓之間也案孔疏親始死及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今云七五三者謂為禮有節之踊每踊輒三者三為九而謂為一也

公襲卷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此言上公襲衣之制也卷讀曰袞袞衣者畫山龍之屬於衣上公之冕服也爵弁始命所受服特用二稱示重本也褒衣最在上榮君賜也上公之襲其服九

稱貴者以上服親身故衮衣首居其一元端則為元衣朱裳之燕服一朝服則為緇衣素裳曰視朝之服一素積則以積素為裳而為視朔之服一纁裳則為凡冕服之裳一爵弁則為元衣纁裳二元冕亦元衣纁裳裳獨刺黼者一褏衣則為君所加賜之衣一帶則以素為之而飾以朱緑又重加大帶於上則所謂率帶也案鄭注士襲三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注又

云申重也重於草帶也攷士喪禮惟言緇帶不言草帶蓋草帶以繫佩襲不用佩意者郎以此朱綠帶代草帶而為重帶與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席乃斂

此言小斂大斂之禮也絰謂首絰環絰一股而纒也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於是乎士則素委冠大夫以上則素爵

弁而悉得加以環經此公及大夫與士一也若大夫之喪公將至而視其大斂必待公至升堂商祝鋪席而乃斂案孔疏君未至之前主人雖已鋪席布絞紟衾聞君至則撤去之升堂時商祝更鋪席乃斂榮君來為新之也亦示若事由君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

此言魯人贈禮之失也贈謂以物送亡人於椁中士喪禮贈用制幣元纁束帛五匹為束長丈八尺為制

魯人之贈也雖亦三元二纁然僅廣尺長終幅則不

誠而非禮矣

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也弔者君所遣之正使介

其副也如何不淑慰問之辭言何為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諸侯有喪列國遣使來弔則弔者於未入門時即位於主國大門外之西東面而立其介非一人在正使之東南北面而立以西為上其限則皆西於門以避大門之中主國之孤子西面而立於阼階之下相禮者受主人之命出告賓曰孤某使某請問客之辱臨何事客對曰寡君使其如何不淑相禮者入告乃出而延賓曰孤某須矣於

是弔者遂入主人由阼階升堂西面而立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而立致其君命於主孤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以謝之弔者既成禮乃降階而出復反門外之位石梁王氏曰此可補諸侯喪禮之闕案曲禮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此立升由阼階者蓋賓弔異於無事時也拜稽顙稱子者客既有事於殯故稱子以對擯之辭也若對賓之辭則稱孤某

含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於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含之禮也弔者為正使此含者以下即介也含玉形如制璧而小坐委跪而致之也席承璧之席也孔疏宰謂上卿夫字衍坐取璧謂亦跪而取之以東藏於内也諸侯有喪列國有致含之禮含者

執璧而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禮者入告乃出而延賓曰孤某須矣含者遂入升堂而致其君命子拜稽顙以謝之含者跪致璧於殯之東南其承璧者未葬有葦席既葬則蒲席含者既成禮乃降階而出復反門外之位至受璧之儀則宰著朝服因喪屨升自西階西面而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而藏諸內也案鄭注皆受之於殯宮孔疏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於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此言列國致襚之禮也衣服曰襚委於殯東即委於承壁之席也列國有致襚之禮則襚者曰寡君使某

襚相禮者入告乃出而延賓曰孤某須矣襚者自執冕服左執其領右執其要遂入升堂而致君命曰寡君使其襚子拜稽顙以謝之既委衣於殯東襚者乃降復受爵弁服於門之內霤其將命與子拜稽顙禮如致冕服之初次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其將命與子拜稽顙禮皆如初襚者既成禮乃降階而出復反門外之位凡致五服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降自西階而其舉之亦如襚者之

西面也蓋五服冕服最上故襚者自執升堂致命餘俱以次而受於賈人之所重者在内輕者在外其陳於壁北則重者在南也

上介賵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陳乘黄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於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此言列國致賵之禮也車馬曰賵賵言上介則含襚皆中下介可知乘黄四黄馬也大路車也前言先路

不以遂此蓋後路也北輈車之輈轅北向也客使上

介所役使者自率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路車也

列國有致賵之禮則上介賵執圭而將命曰寡君使

某賵相禮者入告出而反命曰孤須矣賵者遂入陳

乘馬與大路於中庭而北其輈執圭升堂以將命客

之從者率馬設在車之西子拜稽顙以謝之上介即

跪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宰俟其出遂舉之以

東而藏於内也陸氏佃曰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

命小行人圭以馬陳氏澔曰覲禮車在西絻於賓也既夕禮車以西為上為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為助主人送葬而設絻於主人故車在東也

凡將命鄉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賵者出反位於門外

此總言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凡列國之弔含襚賵

其使者皆鄉殯而將命子既拜稽顙客介乃就殯東西面而坐委之於是宰舉含璧與賵圭宰夫舉襚衣升自西階西面而坐取之仍降自西階不敢當主孤之位也賵者既出反位於門外禮畢將更有事也案注疏鄉殯立於殯之西南東北面殯在西階上其西近序西南似無餘地可容將命者此經云西面坐委之襚者節疏云舉者亦如襚者西面恐鄉殯亦是西面也

上客臨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相者反命曰孤某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

立於門西介立於其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踊三客出送於門外拜稽顙

此言臨哭之禮也上客卽來弔之正使也臨視也言欲入視喪所不足而給助之謙也綍與紼同引柩索也門右謂東也宗人掌禮之官視猶比也拾讀為涉更也弔含襚賵旣畢上客將臨哭曰寡君以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爰使一介老某來相執綍相禮者入告復命於賓曰孤某須矣禮客入門而左臨者不自

同於賔客故入門而右介者皆從之立於其左以東
為上宗人將欲納賔見其未就客位乃升堂受命於
嗣君降而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
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賔客敢辭宗人入告於君而反
命於客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再
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賔客敢固辭宗人入告反命
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又對曰寡
君命使臣某毋敢視賔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

敢不敬從於是立於門西之客位介立於其左以東為上孤降自阼階拜之皆升堂而哭主與客更迭而踊者三成踊而客出則送於門外拜稽顙以謝其厚意焉案孔疏此臨是私禮若聘禮私覿姚氏謂亦是君命據弔者升自西階此臨者入門右又辭稱使臣則疏說為允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此言有君喪而處親喪之禮也若國有君喪則臣於

親喪不敢受他國賔客之弔尊君故也孔氏疏曰哀痛主於君不私於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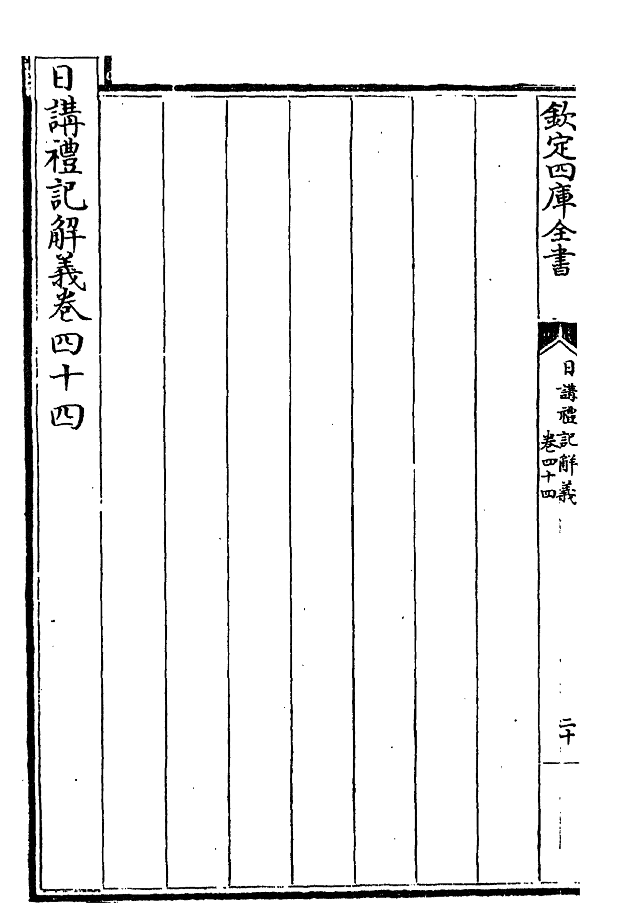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此係喪大記君大斂章文說見於後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此言喪禮不以尊卑而異之事也士之喪有與天子

同者凡三事其柩遷之夜須光明則竟夜燎及引柩車不用馬而用人行必專道而人辟之此即旣夕禮所云質明滅燭屬引專道者



日講禮記解義卷四十四